

■玉渊杂谭

鲁奖评委会，别再藏着了

文·句艳华

记得一个搞书法的老师说过，一个写书法的，字可以写得不好，但不能写得差。这话太厚道了。出类拔萃需要天赋，但把活儿做漂亮了，是态度，对于各行各业来说，就是你得有点职业精神。套在一如既往孜孜不倦为大众提供娱乐题材的鲁迅文学奖上，就可以这么说：作为一个国家级文学奖，你选出的作品、作家可以与大众口味有所差距，甚至有所争议，但你不能挑战大众审美标准。

鲁奖新宠周啸天的作品，就被大众认为挑战了自己的审美标准乃至底线。某些作协领导兼鲁奖评委相当不厚道，表示“争议不是坏事”，比政客都深得外交辞令的精髓。的确，争议不是坏事，但前提是可有争议之处，看看人们加在周啸天身上的议论，还是争议吗，应该是一致的叫骂。

■桂下漫笔

未完成的奴隶雕像

(美)布鲁斯·邦德 作
思羽译



纪念米开朗基罗

我们见到的在大理石中挣扎的男子，如果没有了我们未见的那些力量，会是什么模样？我们获知，这是名奴隶，然而他是谁的奴隶？岩石，国王，或是这个世界的，无论刻得完好或残缺，我们都不记得。面目清楚，雕凿成形，立于墓外，那曾是他的梦想。如若他能扛得起的岩石，从后背晃落，不复一体，该有多好。假若他赤裸立在他要守卫的坟冢前，或许那时他会呈现神祇的洁白肌肤。眼前的他，是抽象的，如此靠近我们，如此靠近我们这种令未来成为预料中的过往的生命，我们的头颅半埋土中，双目失明，面容损毁，我们将自己的生生不息归功于元凶——艺术。手在石板上雕刻出人像，将之抛弃，觉得它某天会躺在它的作品之下，躺在一片不愿消散的天空之下。那些挥锤敲击我们的人，他们的遗骸尚在某个角落。每一次敲击，尘埃纷飞。时间对自己守住了承诺。



清远(国画) 袁禾芳

先生在硬盘里

文·胡一峰

个活泼好动的学生名叫钱玄同，给他起外号的学生叫周树人。他们的同学周作人、黄侃、朱希祖等后来都成了学界大腕。老师名叫章太炎。

场景二：上个世纪30年代，山东邹平的某个清晨。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老师正以低沉而坚定的语调讲述他的人生感悟，学生们与他围坐在一起。十几年来，老师一直坚持这样讲课，他给这种方式起了个名字叫“朝会”。

在北平时，他和学生们在什刹海租了一所房，共同居住，朝会自那时就很认真去做，……如在冬季，天将明未明时，大家起来后在月台上团坐，疏星残月，悠悠空寂，山河大地，皆在静默，惟闻更鸡喔喔作啼，此情此景，最易令人兴起，特别地感觉心地清明、兴奋、静寂，觉得世人在睡梦中，我独清醒，若益感到自身责任之重大。……我们就是在这时候反省自己，只要能兴奋反省，就是我们生命中最可贵的一刹那”。

这个老师二十多岁当北大教授，三十多岁投身乡村建设，四十多岁赴延安与毛泽东彻夜长谈，六十多岁冒天下之大不韪当国民党大领袖，九十多岁渡尽劫波重出江湖，致力于复兴中华文化，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他名叫梁漱溟。

场景三：上个世纪50年代，广州康乐园。一阵铃声响起，一位当日失明的教授穿着长袍，从书房中缓缓走出，坐到走廊的藤椅上，全神贯注地为学生讲授“元白诗史”。走廊上放了十张带扶手的椅子的椅子，墙上挂了块小黑板。这门课每周上两次，刚开始时有二三十个学生，因为内容过于艰深，

■随想而录

可爱的盗贼

文·李国锋

择善而从地固执，那是人性自觉的潜能与使命。他们心中都存着对天命的敬畏。这份敬畏出自天性。连盗贼都天性未泯，那么即使再动荡、再混乱，也还不至于到鱼烂河决的地步。还是在东汉，有个叫蔡顺的读书人，外出给母亲采摘桑果。他拿了两个篮子，一个装黑色的，一个装红色的。回家时，遇上盗贼。盗贼很纳闷，问他们为何采桑果要分两边。蔡顺从容地答道：“因为黑色的甜，留给母亲吃；红色不太熟，留给自己吃。”盗贼一听，大受感动，不但放了蔡顺，还送了些米给他。不过蔡顺并没有要，孟子说：“非其道，则一瓢食不可受人。”试想，盗贼的米，多半是非法所得，怎么能心安理得地就把它下锅呢！

心存敬畏的盗贼，比起冠冕堂皇大谈“德育”的人来说要可爱很多。我们中国人心中没有“耶和和”，没有对神圣价值的信念。花季年华的少女，能写一笔好文章，却也能一笔抹去高分试卷上他人的

■人物纪事

许广平心目中的萧红

文·唐宝民

不得不由我独自和她在客室谈话，因而对鲁迅先生的照料就不能兼顾，往往弄得我不不知所措。”因为萧红的到访，还使鲁迅先生生了一次病：“也是陪了萧红先生大半天之后走到楼上，那时是夏天，鲁迅先生告诉我我刚睡醒，他是下半年有时会睡一下中觉的，这天全部窗子都没有关，风相当的大，而我在楼下又来不及知道他睡了而从旁照料，因此受凉了，发热，害了一场病。”

可贵的是，许广平和鲁迅并没有因此迁怒于萧红，并没有因此怠慢萧红，而是把这件事隐瞒了下来：“我们一直不敢把病由说出来，现在萧红先生也死了，没什么关系，作为追忆而顺便提到，倒没什么要紧的了。只不过是这里看到一个人生活的失调，直接马上会影响到周围朋友的生活也失去了步履，社会上的人就是如此关连着的。”

对于萧红在文学方面的才华，许广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同时也为萧红坎坷的命运而叹息不已：“总之，生活的磨难，转而使她走到文化领域里大踏步起来，然而也为了生活的磨难，摧残了她在文化领域的更广大的成就。这是无可补偿的损失！到现在为止，走出象牙之塔的写作，在女作家方面，像她的造詣，现在看来也还是不可多得的。如果不是在香港，在抗战炮火之下偷生的话，给她一个比较安定的、舒适的生活，在写作上也许可有成功。或竟丢弃写作自然也不是不可能，这不必我们来做假定。”

本性是首位的，就是前面那句话，活儿你得做漂亮了。要是为邓稼先写诗写成了“不蒸馒头争口气”这个样子，您说其他的都没用。

当然，周教授自己喜欢写点古体诗自娱自乐，写不好不是罪过，但鲁奖评委会把他选出来“受罪”就不对了。近期因为“争议”不断，已有个别评委被媒体“榨”出些声音，但都在转弯抹角找托词：比如评奖时间短，任务重；比如评委被公开，所以很难为难；比如参评作品少，只能择其相对优秀者……

真想问问这些颇有名望的评委们，是你们选出来的，现在怎么不愿意承担后果了？只让周教授一个人在那强打精神顶着，你们厚道吗？而那些参赛作品，又是怎么回事？

■影像空间

《小鞋子》：那个奔跑的少年

文·照日格图



阿里为赢一双鞋子而奋力奔跑的样子，可能已成为经典镜头。

一直喜欢有关奔跑的电影。我心中甚至有这样一种模式：所有的英雄似乎都在奔跑。而每一个奔跑的人，他们的心里一定拥有不为人所知的忧伤。那些伤感，会在某一时刻成为挪动他身体的力量，让他一直不停地朝着前方行进。

德国导演汤姆·提克威导演的电影《疾走罗拉》讲述的亦是奔跑。染着红色头发的德国女孩罗拉爱上了一个小混混尼曼。尼曼为了10万马克准备抢超市，罗拉为他这样愚蠢的行为，用20分钟时间一次次奔跑。《疾走罗拉》是一部简单的电影，它不像很多电影，展现的是生活的复杂性。不简单的，是让我们在电影中看到了现实生活中无法拥有可能性。前几次，罗拉的奔跑都因其他原因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习惯这部电影“下一个模式”的观众都约而同地等待着下一次可能性。可是对于伊朗导演马基德·马基迪的电影《小鞋子》而言，这样的可能性就少得可怜：不小心弄丢妹妹小鞋子的阿里只能在巷口焦急地等待妹妹放学之后跑回来，好让他换上球鞋，以更快的速度奔跑回学校上学。

《疾走罗拉》给我们阐述了一种可能性。《小鞋子》讲述了在有限的可能性下，人们怎样努力。对于一个孩子而言，这样的超越伴随着巨大的忧伤和疼痛。《小鞋子》讲的是两个好孩子的故事，他们都热爱学习，成绩都不错，在家里还替父母分担生活琐事。丢鞋子之后，妹妹只想几句就能够原谅哥哥，哥哥也承担责任，时刻照顾妹妹的自尊心。拮据的生活成了他们悲伤的源泉。这也是整部电影最大的戏剧性元素之一。试想，如果阿里弄丢妹妹的鞋子之后立马来添一双新的，故事没有开始便会结束。但是残酷的生活也给他们无穷的力量和包容彼此的亲情。如果说，比起其他小朋友他们的世界有些寒酸，像他们经常奔跑，换鞋子的巷子那样狭窄，孩子们则用自己的单纯和担当撑开了那个世界。

阿里那个眼神中充满忧郁的9岁男孩，奔跑似乎是他生活的主题。他跑去去商店买家里所需的生活用品；跑去去邻居家借来教堂祭祀所用的糖块；放学又跑着回来帮父母干事。只有一次，他和父亲去给富人区的别墅打理草坪时坐上了父亲的自行车。一路上，他和父亲聊着生活的种种美好：电动车、衣柜、电熨斗、大雪柜、更大一点的租房……而现实像他父亲那辆无法及时停下来的自行车，将他们撵得遍体鳞伤。这也说明，在当时的情况下，想通过外快来改变生活似乎并不可能。

所有的转折，还得依靠奔跑来实现。阿里终于等到全市小学生5000米长跑比赛，而三等奖的奖品是一双运动鞋。平时经常奔跑的无意“训练”帮了阿里的大忙，他被体育老师看中，破格代表学校参加了大赛。情节此时才有了戏剧性的一幕：所有参赛选手中，只有阿里一个人的愿望是获得第三名，而非第一名。在实现阿里梦想的关键时刻，导演放慢了电影的叙事速度，让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阿里为此所付出的努力。残酷的生活又和他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等他拼命冲破终点后才得知自己拿了第一名。在所有人的欢呼声中，那个为了妹妹的自尊奔跑的少年再一次露出了忧伤的眼神。这一次，他实现了几乎所有人的梦想，唯独未能实现自己心中的小愿望。

导演马基德·马基迪曾讲，成人世界很假，儿童天地最真实。因此，他也用“原生态”表现了伊朗少年的生活。从头到尾，我们都听不到什么音乐，阿里和妹妹不停奔跑的脚步声成了电影的另一种节奏，直指人心。这也是阿里和他妹妹的生活节奏。他们贫穷、忙碌，却没有放弃信念、理想和爱，一直在努力向前走。

电影的最后，在妹妹稍稍失望的眼神中阿里疲惫地归来，将自己的双脚泡在院子里的大池子里。不久，池中的金鱼围了过来。金鱼们似乎在安慰那双腿疲惫的双脚。那些鱼在池水中游弋的姿态也像极了鸟儿在天空中的飞翔。为了尊严奔跑的少年，需要走的路还很长。总有一天，他会像水中的鱼儿，天空中的小鸟一样轻盈地飞起来。

这部电影的另一个译名叫《天堂的孩子》，阿里这样内心充满正能量的少年，的确适合飞上云霄，生活在天堂。